

流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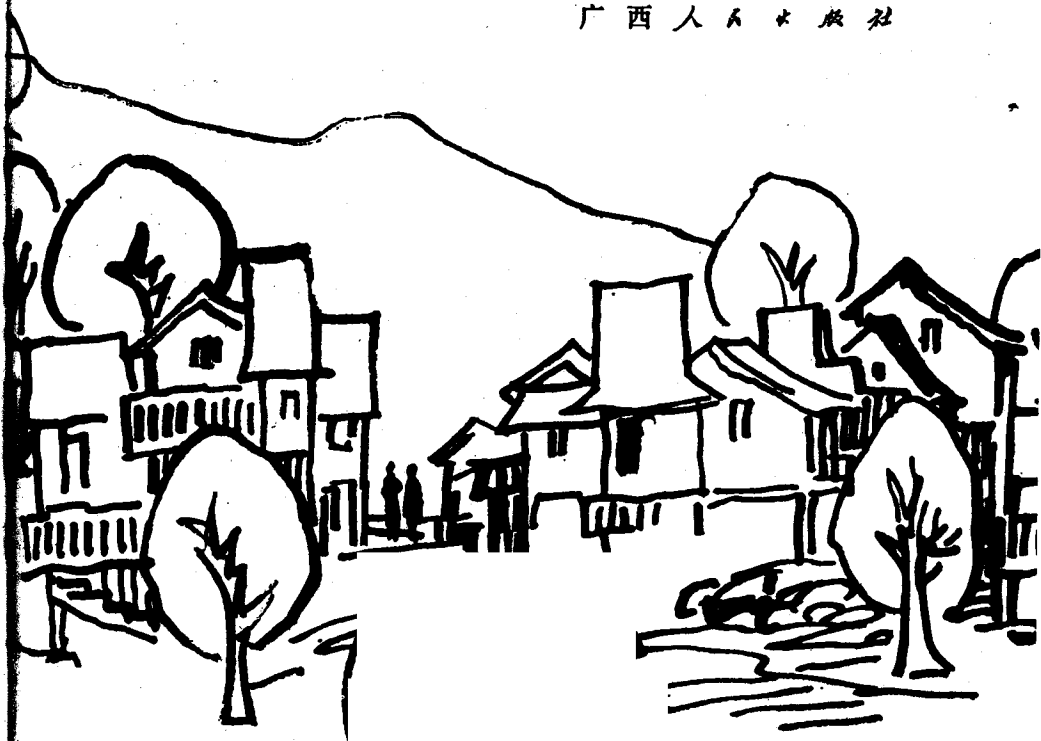
武剑青 著



流星

武剑青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流 星

武剑青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13.125印张 插页2 302千字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6,500册

书号: 10113·266 定价: 1.30元

主要人物

尤耿——我军连长，后榕城县某区公安特派员，林场副场长。

尹雅屏——教师，雷颖女友。

雷颖——尤耿未婚妻，市法院干部。

贾源——省教育厅科长，后榕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

高山——榕城专署公安处长。

何松——省教育厅副厅长，后榕城地委副书记。

灯草佬——尤耿义父。

丁策——榕城公安处人事科长。

申茂——志愿军战士。

内 容 提 要

《流星》是一部以道德问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它塑造了一组当代人的形象：孤儿出身、襟怀坦荡、疾恶如仇、有着流星般闪亮性格，但又耿直到近乎粗暴的尤耿；心地善良、有如白山茶般纯洁却又有几分孤芳自赏的尹雅屏；思想开朗而又略带阴影、似黑玫瑰般奇艳而又带刺儿、乐观却又带着悲剧性格的雷颖；见利忘义、象鬣狗商人般贪婪、狡黠圆滑而又得逞于一时的利己主义者贾源等等。作品通过这几个主要人物命运上的错综纠葛，政治上、性格上、感情上的矛盾冲突，以及他们的爱恨恩仇、升降沉浮，真实地再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热情地歌颂了社会主义的道德文明，有力地鞭笞了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思想，因此，大有益于世道人心。

本书构思独特，情节生动，结构严谨，主题鲜明。

目 录

引 子	千里寻友	(1)
第 一 章	不速之客	(16)
第 二 章	无根之藤	(31)
第 三 章	救命恩人	(47)
第 四 章	老虎出笼	(64)
第 五 章	夜半呼声	(80)
第 六 章	成人之美	(102)
第 七 章	如水柔情	(118)
第 八 章	鬻狗商人	(142)
第 九 章	泾渭分明	(164)
第 十 章	高风亮节	(178)
第十一章	雕虫小技	(199)
第十二章	如簧之舌	(221)
第十三章	恩人?情人?	(242)
第十四章	飞行擒贼	(257)
第十五章	洪水猛兽	(276)
第十六章	扁舟漩涡	(294)
第十七章	背信弃义	(310)
第十八章	情海血痕	(330)
第十九章	谁该审判	(348)
第二十章	特别法庭	(365)
尾 声	高山流水	(390)

引 子

千 里 寻 友

一九七八年的冬天。

我回到了阔别二十八年的榕城县。

吉普车箭也似地开上了一座山坳。我叫司机停下，走出车厢，向坳上的一棵大樟树走去。

一带江山如画，风物依然潇洒。

这山坳、凉亭、樟树、黑石，仍是别来无恙，笑吟吟地迎接着我。

可是我的老战友尤耿呢？他在哪里？二十八年来，我走遍天涯，寻问消息，断鸿难倩！而如今，叹年华一瞬，二十八年，弹指一挥间，只见江山依旧，人踪杳然！我抚着这棵枝叶婆娑，浓荫蔽日的老樟树，不禁心潮激荡，思念之情油然而生，真是：

昔日樟树郁葱葱，

滚滚硝烟显英雄，

阴霾散尽君安在？

朗朗乾坤树更浓！

是的，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又刚刚结束，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满天的阴霾都散尽了，朗朗乾坤，社会主义的擎天大树，根更深，枝更粗，叶更茂！亿万人民在“四化”的大道上奔跑。这滚滚的洪流中，有没有尤耿呢？二十八年来他是怎样度过的？

“首长，走吧。”警卫员轻轻提醒道。

我摇了摇头，索性在老樟树下的一块黑石上坐下了。解放前硝烟滚滚的画面，又在我眼前浮动起来：

那是解放前夕的某一天，我和尤耿都在游击队某团主力连工作，他是连长，我是指导员。我们奉命在这座坳上埋伏，相机堵歼国民党溃退的残敌。我负责右翼，尤耿主攻，文化教员贾源自告奋勇协助一排长埋伏在左翼，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眼看敌人的尖兵已进入了我们的口袋，再过一袋烟，溃逃的残敌就会全部被我包围了。正当这时，不知怎么搞的，左翼突然枪响了！敌人尖兵回头就跑。狡猾的敌人立即警觉了，从两翼迂回过来，反而包了我们的饺子！

尤耿一看不对头，敌众我寡，打阵地战不是我们游击队的作战方针，便马上下令撤退！我们顺利地撤了下来。可是左翼一排被敌人粘住了，冲不出来。

尤耿叫我率队伍先退，他带了挺机枪上去增援。凭着地形熟悉，他摸到了一排的阵地。一排长铁青着脸，怒气冲冲地嚷道：

“他娘的，就是把脑袋掉在这里，我也要跟这些狗×的拚个高低！”

尤耿冷静地说：“快撤，我来掩护！”

贾源脸色刷白，对一排长说：“对，快撤！”

一排长气得将他一把揪住，双眼喷出了两团烈火，吼道：

“胆小鬼，要不是你先开枪，暴露了目标，怎会落到这步田地？要滚，你就滚！”

贾源嗔嘴地说：“这，这怎能怪我？敌人扑上来了，能当俘虏吗？”

“胡说，几个尖兵算个×，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这是打埋伏！”一排长更是火上加油！

尤耿板着脸喝道：“都给我住口！是非功过，战评会上再说。马上撤！”

敌人用密集的炮火封锁了一排的道路。尤耿见几次突围都被阻，他火了，亲自夺过机枪，格格格地猛扫起来。一面叫战士用集束手榴弹炸开一条路，乘着硝烟弥漫的瞬间，他们终于冲了出来。

我们会合后，我发现尤耿的左裤脚湿了一片，一股血腥味直冲我的鼻端。我忙上前一摸，粘乎乎的，原来他负伤了。

贾源突然一把抱住尤耿，哭出声来说：

“尤大哥，为了救我们，你伤成这个样，我真浑呀，不该提前开枪！你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

尤耿一面包扎伤口，一面蹙着眉头说：

“什么话？革命队伍不是封建码头，少来这套称兄道弟的。我救的是革命战士，这是份内之事，用不着感谢！”……

不久，榕城解放了。

我们游击队和主力部队合编，尤耿调到军分区侦通连当连长，我和他仍是老搭档，当他的指导员，贾源也是老本行，在我们连当文化教员。

正是土匪暴乱最猖獗的时候，我被调去抗美援朝了。带了一批本地参军的新兵，一起到了朝鲜。我们在两条不同的战线上，共同为保卫祖国而战斗！

在一次战斗中，我负了重伤。是榕城参军的一位新战士申茂，用他的身体掩护了我，才不致于牺牲的。我住了几年医院，出院后曾写信回榕城打听过尤耿的消息，但音讯杳然，他象流星似的一闪而过了，没有留下半点踪迹。二十八年来，我都在北方工作。如今是师的副政委了。尤耿呢？如果他还活着，想必也是师一级的指挥员了吧？

我此次因公路过榕城，下决心非把他打听到不可！

听说救我的那位战士申茂，也受了重伤。伤愈后，他转到榕城附近的一所荣校去疗养了。我想，只要能把 he 找到，总会打听得出尤耿一点消息来的。

想到这里，我不禁兴奋起来，有门！

我把烟蒂一掷，站了起来，对警卫员说道：

“走，我们到榕城去吃晚饭。”

警卫员招呼了一声在场上采撷野花的司机。吉普车又象头欢快的小鹿，在崎岖的山间公路上活蹦乱跳般飞驰起来。

久别的榕城已经遥遥在望。

老远老远，就看见城东山丘上那座烈士纪念碑，大理石的碑身矗立云天，碑的顶端有颗硕大的汉白玉五角星。整座碑纯白洁净，肃穆庄严，它象一只仙鹤在翘首伫立，要背负着烈士的忠魂，飞向蓝天；又象一把出鞘的宝剑，寒光闪闪，从天空猛刺而下，留在人间，护卫着这饱经兵燹的古城。这宝剑，是烈士的鲜血凝成，是人民力量的象征！

我知道，这座碑是为解放榕城而牺牲的烈士修建的。它记下了我地下党的战斗历程，记下了半个世纪来，为榕城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勇士们的功勋；也记了解放初期，为扑灭匪乱而献身的英雄们不朽的业绩！

远远望着纪念碑，我的心潮翻滚，肃然起敬，许许多多战友

的形象，涌上心头！

近了，榕城就在眼前！那高大的城墙不见了，一条宽敞的环城马路，象给榕城加了一条腰带；马路两旁是直插云天的银桦树，将榕城拥在怀里。一栋栋新盖的高楼，代替了过去矮小的泥房、木板房；平坦宽阔的柏油路，填平了过去凹凸不平的黄泥胡同。一座高入云端的望火楼，傲然地屹立在城中心！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生气盎然！

司机问我：“首长，开到哪里？”

我指着城西方向说：

“记得军分区就在街尾，那是国民党一个中将司令的庄园。我们就到那里过夜吧！”

吉普车缓缓地往城西开去。我知道，这是司机同志的好心，他让我尽情地观赏旧地新貌，追寻当年的足迹。

庄园不见了，一栋六层大楼代替了过去的平顶大厅；纵横交错的柏油大道，夺去了以前葡萄架下的碎石小路。

这就是军分区吗？我有点茫然了！

警卫员上前办交涉，一位值班参谋走了出来，向我敬了个礼，请我到会客室坐下。

我向他打听，高参谋长还在吗？他想了半天，才突然回忆起来说：

“你是问高山同志吧？不错，我听老一辈的同志说过。刚解放，他在这里当过参谋长，后来转业到专署公安处当处长。不久调到省里，以后我就知道了。”

高山原是我们游击队的副司令员，是我的老首长了。我这次是走捷径直插榕城的，没有经过省城，所以错过了和高老会面的机会，不禁有点怅然。

“那么，尤耿同志呢？解放初期的侦通连长，他现在在哪

里？”我迫不及待地问。

“尤耿？不知道，从没听说过此人！”

是的，这位年轻的参谋，当年也许还没有出世，他怎会知道尤耿呢？

我在军分区的小招待所住下了。

这是一所很别致的小院子。两排墨绿色的榕树，把人行道都遮盖住了，远看象是一把把雨伞，又象是一朵朵大蘑菇。走在人行道上，就象钻进了一条狭长的树洞，一股凉意袭上心头，气温仿佛都降低了两度。榕城的得名，就因为满城遍地皆是榕树之故！

过了这条狭长的树洞，眼前展现出一溜红墙绿瓦的平房，平房前面是座金鱼池，玲珑多姿的假山矗立池中，红色的小金鱼从假山的缝隙中穿来游去，煞是喜人！

平房的后面是一片果木林，有小叶桉、台湾相思，有柚子、木菠萝，还有芒果、枇杷、龙眼、荔枝。据所长说，一年能收上千斤果实。既可美化环境，调节空气，又能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真是两全其美！

由于心里有事，我睡不着，在果木林里徘徊、思索。

我抬头从树木的缝隙中仰望夜空。突然发现这天空比平常高得多，仿佛要往另一个宇宙飞去，不让人们再看见它似的。天空蓝得发黑，几点疏星，冷冷地挂在上面。过了好一会，一片柔和轻匀的浮云飘过来了，被浮云簇拥的那半边月姗姗而出；霎时，银色的清辉把周围照得由深而浅，若隐若现；满天的繁星也接着出现了，象在果木林中挂上了万盏小灯笼！

儿时我曾听老人说过，每个人在天上都有一颗星。状元是文曲星，将军是武曲星，皇帝是紫薇星。那么普通平民呢？老人说不出星名，只好指着银河两岸的繁星说：“都在那里了，

自己找吧！”

有时，星空里会突然飞速地闪过一颗流星，它转瞬即逝，但非常明亮，象在黑夜行走，突然横空劈下一道闪电，耀眼夺目，周围一切景物登时清晰可见；而闪电过后，眼前仍残存着一片刺眼的亮光。往往在这时，老人们就喃喃道：“天星过位，你穷我贵。”似乎这颗流星，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希望或喜悦似的！

我仰望着星空，只见繁星点点，银河如带。心里暗暗地想道：哪颗星是尤耿的呢？也许，他是颗失踪的星星？或者是颗流星，在人世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永远消逝了？我的心不禁沉甸甸起来！

“嚓嚓嚓”的声音时断时续，谁在那里干什么？我循声走去，只见一位老园工在星光下，修剪着他的盆景。

“老同志，还没歇呀！”我上前打了声招呼。

老园工摘下老花镜，微眯着眼瞅了瞅我，微露惊讶地说：

“你是路过这里？好象在哪见过？”

我仔细地打量了他，也觉得有点面熟，便问道：“一解放，你就在这里工作了吗？”

老园工淡然地答：“何止解放？解放前我就在这座庄园侍候国民党的中将司令了，给他当了十多年花匠。”

“哪，你认识高山同志吗？”我认出来了，他就是老花匠肖伯。

“那个游击队副司令？认识。这个中将司令部，就是他的部下攻进来的。记得是两个年青人带的队伍，打得可吓人啊！”

我兴奋起来了，说：“肖伯，你看看我是谁？”

“你？”他又左看右看了一会，沉吟道：“是有点面熟。可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肖伯，我就是那两个年青人中的一个呀！我们俩通连不就驻在你隔壁吗？”

肖伯猛地一拍大腿，惊喜地叫道：“你是田指导员？我的天呀，你这是打哪里冒出来的？”

我欣喜地一把抓住他，急问道，“老尤呢？他在哪里？我就是回来找他的。”

肖伯象有意避开我的话头，话不对题地说：“刚解放不久，你就抗美援朝去了，一去二十八年！申茂从荣校回来，说你牺牲在战场上了，害得小尤背着人哭了好几场。他说和你情同手足，一起钻山沟打游击，共盖一张破床单，同喝一碗苞米粥，风风雨雨几年整，没想到一眨眼就没了……”

我的双眼也湿润了，说起我和尤耿的战斗友谊，那是三天六夜也讲不完的。但我现在迫切要知道的是他的近况！我打断了肖伯的话头，忙问道：

“肖伯，老尤现在在哪里？”

肖伯叹了口气：“他杀了人，被处分后转到林场工作，以后就不知去向了！”

“什么？杀了人？他杀了谁？为什么？”我的呼吸快要窒息了，象一声霹雳在我头顶炸开，我简直不敢相信，尤耿会干出这种事！尤耿性格粗犷，敢作敢为，这我是知道的。记得有一次我和他进城侦察敌情，他见街中心的警察背了支德国造的二八驳壳枪，竟不顾光天化日之下，上去就抢，差点我俩都报销了。幸亏他机警，迅即对空鸣枪，街上大乱起来，我们才趁机跑掉！可解放后他居然动手杀人，这可能吗？

肖伯纳闷地说：“我也搞不清，听说杀的那人也是和你们一起钻过山沟的。”

问不出个所以然，我怅然地回到屋里，辗转反侧，夜不成

寐。

翌晨，我胡乱抹了把脸，喝了碗稀饭，吃了两块点心，便提着一包礼物，到申茂家去了。我想，找到了申茂，总会打听得出一点什么来的。再说，申茂在战场上救了我，按照我国的传统道德观来说，这是救命恩人了，也应该去酬谢一番的。

申茂的家住在郊区的一座村子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开门迎接我的是位须眉皆白了的老头，他就是申茂的父亲。

我上前搀扶他坐下，热情地说：

“申老伯，我是申茂同志的老战友，一起在朝鲜打过仗，还是他救了我一命呢！”

申老伯那没牙齿的嘴巴动了动，说话漏风了：“啊，你就是那位首长？听说过，难为你这么远来看我。”

我把礼物捧给了他，他推辞再三才肯收下，叹了口气，说：

“唉，阿茂命不好，没能等到你回来。”

我的心紧缩了一下：“他不是荣院吗？”

申老伯用手抹了抹眼泪：“我把他接回家了。没想到一场重病，摔下床来就断了气，撇下我这老不死的活受罪！”

我心里难过了好一阵。安慰了申老伯后，我问道：

“你的外甥女呢？还有她那个朋友雷颖呢？”

申老伯说：“你是问雅屏呀！好，她很好。她一直住在我家，照看阿茂。阿茂过世后，要是没有她的照应，我还难活到今天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说她是漏网右派，拿她来斗，受罪啊！后来撵到红旗公社中学教书去了。雷颖嘛，听说在什么国境上工作，我也说不上来。”

我坐了一会，便告辞出来了。

我驱车到了专署公安处，事隔二十多年，老人几乎没有变了，新调来的，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

没办法，我又驱车到了六曲湾林场。老工人说，你要问我们老场长尤耿呀，那可真是个好家立业的好人！喏，现在我们种竹子，都是用他发明的竹节和种籽种植法。唉，好人遭罪啊！后来，他被打成了右派，人也被弄走了，一去没消息。哦，对啦，他有个女朋友叫尹雅屏，本来他俩可以结婚的，他被弄走后，线就断了。尹老师帮他抚养的孩子，如今都当上工人了。你去向她打听吧，她什么都知道。

这就怪了，我记得尤耿是和雷颖好的呀！我赴朝作战时，尹雅屏还在车站上对我说，雷颖发誓要和尤耿好，她可以等尤耿十年、二十年。要我劝尤耿。现在她俩的位置怎么掉换了？变成尹雅屏和尤耿好了？还帮他抚养孩子。那么，这个孩子是雷颖和尤耿生的？还是尤耿和尹雅屏生的？这真叫我如堕五里云雾之中了。

我百思不得其解！

为了尽快找到答案，我又急忙地驱车到了红旗公社中学。

出来接待我的是位个头适中、并不嫌胖的女同志，双鬓微露银丝，五官端正，眼角的鱼尾纹并不显著，看来是个三十岁左右的人。我纳闷了，尹雅屏照说已是四十大几了，这到底是不是她？这位女同志给人的整个印象是端庄、娴静，象幽谷里的白山茶，而不是满山怒放的杜鹃花！是有点面熟，但我又不敢贸然相认。

她很有礼貌地向我微微点点头，说：

“我叫尹雅屏，您找我有事？请坐。”

啊，没错，就是她；虽然有点苍老了，但面部轮廓没有变。

我坐下，正在考虑如何措词？她又说：

“听说您想打听个人？是谁呀？”

我审慎地开了口：“尹老师，是这样的，我有个老战友，已经二十八年不通消息了。”

“他叫什么名字？”

“叫尤耿。”

她的脸色突然变了，手有点微微颤抖，身子晃了一下：

“什么，尤耿？你是……哦，等等，我看你有点面熟，象一个人？”

“你看我象谁？”我兴奋起来了！

她端详了好一会，又摇了摇头：“不会，人死了怎能又还阳呢？误会，误会！”

我一听乐了，昨晚肖伯不是也说我牺牲了吗？我笑着打趣道：

“尹老师，还阳的事只有包公能办得到，因为他有三件宝。可我也是死去活来的！是申茂同志救了我！”

尹雅屏哎哟地惊叫了一声，对我又打量了老半天，眼里噙着泪水，喃喃地说：

“你就是田指导员？志愿军的田教导员？对，没错，人老了，但模样没变。我过去陪雷颖到你们连部看老尤，常常见到你的。上帝保佑，你真的没有死？老尤为你痛哭了好几场呢！”

我惊喜交加地说：“对，我就是老田，当年军分区侦通连的指导员。我的老搭档，侦通连连长尤耿呢？他现在在哪？”

尹雅屏忧郁地说：“我也在找他。他象颗流星似的一闪而过，连一点踪迹也没有留下！”

我叹息道：“他真是一颗失踪的星星！难道就找不着了吗？”

尹雅屏无限感慨地说：“你离开这里，一晃二十八年，我